

# 西藏琼结县邦嘎遗址2015年的发掘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山南市文物局

**关键词：**西藏琼结县 邦嘎遗址 石构建筑 雅鲁藏布江中游 史前考古学文化

**KEYWORDS:** Qonggyai Count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Bangga Site Stone Architectur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Prehistorical Archaeology Culture

**ABSTRACT:** In July through August of 2015,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onducted the fourth excavation to Bangga Site. Stone architectures, pottery, lithics, archaeobotanical and zooarchaeological remains were recovered in this excavation. The early phase of Bangga site can be dated to approximately 1045-230 BC based on the radio-carbon dating results. Bangga site is an important occupational site as our excavation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ancient subsistence in central Tibet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 一、前言

邦嘎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下水乡邦嘎村北侧，地理坐标为东经 91° 43′ 15.36″、北纬29° 05′ 13.66″，海拔3713米，总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遗址所处的雅砻河谷属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泽当宽谷，土壤发育情况较好，农牧业发达，人口众多，向来被认为是吐蕃文明的发祥地。

邦嘎遗址最初在198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与山南地区文物局等单位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小规模发掘，但发掘材料均未正式发表，学术界对该遗址的性质和文化面貌的认识也比较模糊。为系统了解邦嘎遗址的保存状况与文化内涵，并为下一步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支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山南市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5

年7~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本次发掘仅在遗址东缘布设1个5米×5米的探方，编号为2015QBT1（以下简称T1）。探方位置处于琼结河的二级阶地之上，南面为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其西面约17米处即为2002年发掘区（图一；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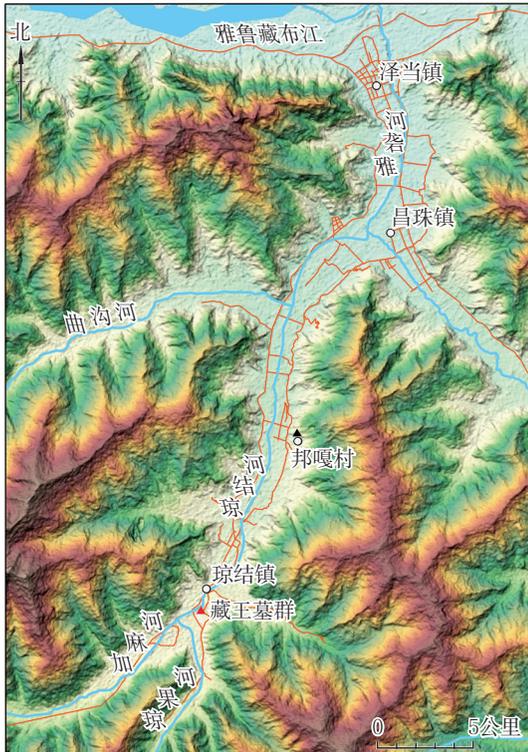
## 二、地层堆积

此次发掘探方的地层堆积较厚，未发掘至生土，已发掘部分可分为16层（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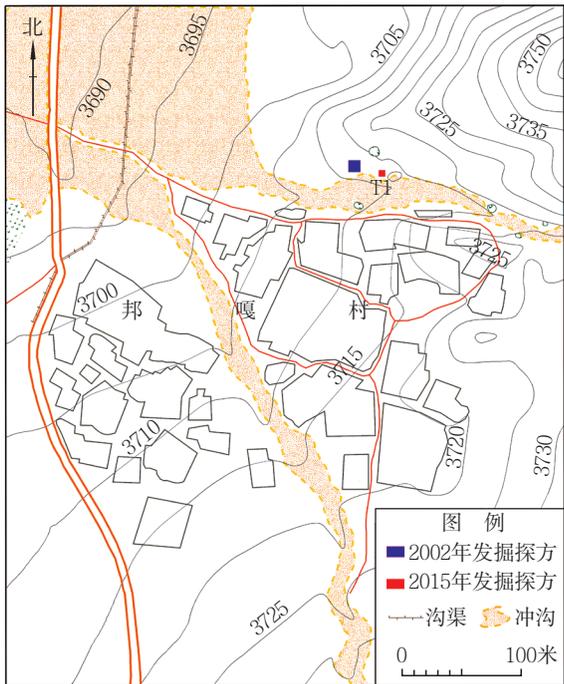
第1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灰黄色粉沙土，土质较致密，厚0.15~0.4米。未见出土遗物。

第2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灰褐色粉沙土，夹杂大量砾石，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最深0.84、厚0.15~0.52米。出土少量橙红色泥质陶、夹砂陶片。

第3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灰褐色粉沙土，土质致密，距地表深0.55~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发掘探方位置图

0.9、厚0.16~0.84米。出土少量泥质橙红陶片、动物骨骼及1件青铜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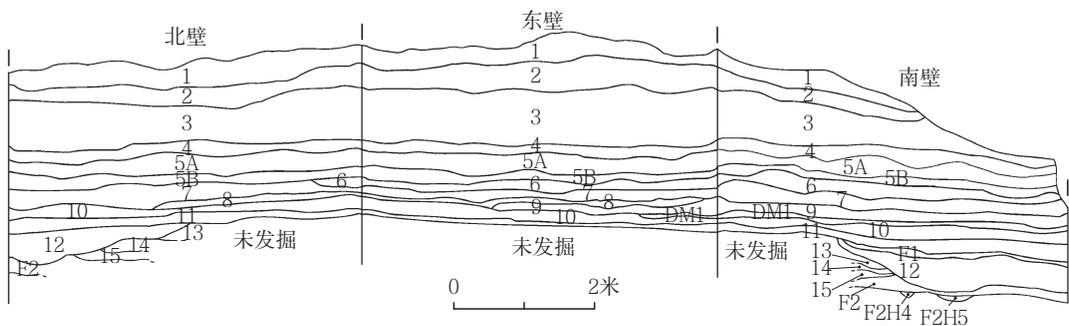
第4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灰色粗沙土，夹杂大量砾石，质地疏松，距地表深0.1~1.55、厚0.1~0.25米。仅出土2片泥质橙红陶片。

第5A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黄褐色细沙土，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0.2~

1.68、厚0.15~0.35米。出土少量泥质橙红陶片和动物骨骼。

第5B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黄褐色细沙土，夹杂一定数量的砾石，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0.42~2、厚0.1~0.25米。发掘过程中未能准确判断其分布区域，出土遗物统一归入第5A层。H1叠压于此层下，打破第7层。

第6层：堆积呈坡状，局部分布于探方内，不见于探方西北部。灰色粗沙土，夹杂



图三 T1北、东、南壁地层剖面图

1.灰黄色粉沙土 2、3.灰褐色粉沙土 4、6、9、11、12.灰色粗沙土 5A、5B、8.黄褐色细沙土 7.褐色粗沙土 10.红褐色细沙土 13.浅黄色细沙土 14.橙红色细沙土 15.黑褐色细沙土 16.橙红色细沙土(未发掘)

大量砾石，质地疏松，距地表深0.47~2.1、最厚0.21米。未见出土遗物。

第7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褐色粗沙土，夹杂大量砾石，质地较疏松，距地表深0.63~2.2、厚0.05~0.3米。出土少量泥质橙红陶片。

第8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探方内大部分区域，不见于探方南部。黄褐色细沙土，夹杂灰色土块，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2.05~2.3、厚0.05~0.1米。仅出土1片泥质橙红陶片。

第9层：堆积呈坡状，局部分布于探方内，不见于探方北部。灰色粗沙土，夹杂一定数量的砾石，质地疏松，距地表深0.73~2.3、厚0.1~0.2米。未见出土遗物。D1、DM1叠压于此层下，D1打破DM1。

第10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红褐色细沙土，质地较疏松，距地表1.05~2.35、厚0.1~0.25米。出土极少量夹砂红陶片、石器及动物骨骼。

第11层：堆积呈坡状，分布于整个探方。灰褐色细沙土，夹杂大量炭屑，质地较疏松，距地表深1.2~2.5、厚0.1~0.2米。出土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片和动物骨骼，可辨器形有高领罐、器耳、钵等。F1叠压于此层下，并叠压第12层。

第12层：堆积呈坡状，局部分布于探方内，不见于探方东部。灰褐色细沙土，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1.5~2.7、最厚0.5米。出土大量夹砂褐陶片和动物骨骼，可辨器形有高领罐、矮领罐、折肩罐、大口罐、钵、器耳等。在该层的层表发现两处炭灰聚集处。

第13层：堆积呈坡状，仅发掘了探方西部区域。浅黄色细沙土，土质致密，距地表深2.3~2.9、最厚0.1米。未见出土遗物。

第14层：堆积呈坡状，仅发掘了探方西部区域。橙红色细沙土，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2.4~2.9、最厚约0.1米。未见出土遗物。

第15层：堆积呈坡状，仅发掘了探方西部区域。黑褐色细沙土，土质较致密，距地表深2.5~2.95、最厚0.15米。未见出土遗物。F2（包括F2H1~7）叠压于此层下，打破第16层。

第16层为橙红色细沙土，土质较致密。为保留F2，该层及其以下的层位未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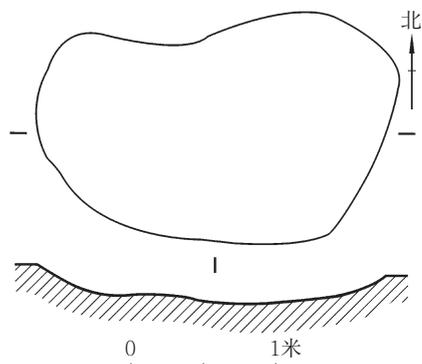
### 三、遗迹

此次发掘，在T1内发现了灰坑（H1、F2H1~7）、柱洞（D1）、垫面（DM1）及建筑遗迹（F1、F2）等。其中D1与DM1叠压于第9层下，可能存在关联。F1的性质尚存疑，暂定为房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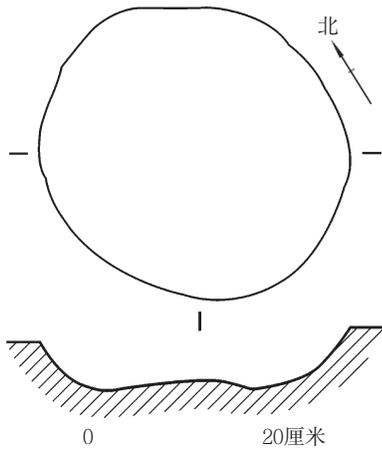
H1 位于T1西北角。叠压于第5B层下，打破第7层。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弧壁，圜底，现存坑口距地表深1.73米，坑口长轴2.42、短轴1.34米，坑深0.24米。坑内填土为褐色细沙土，夹杂大量砾石，土质较疏松。仅出土1片陶片（图四）。

D1 位于T1南端近中部。叠压于第9层下，打破DM1和第10层。平面近圆形，弧壁，平底，现存开口距地表深2.33米，直径0.31~0.33、深0.06米。柱洞内填土为浅紫色粉沙土，夹杂大量炭屑，土质疏松。未见出土遗物（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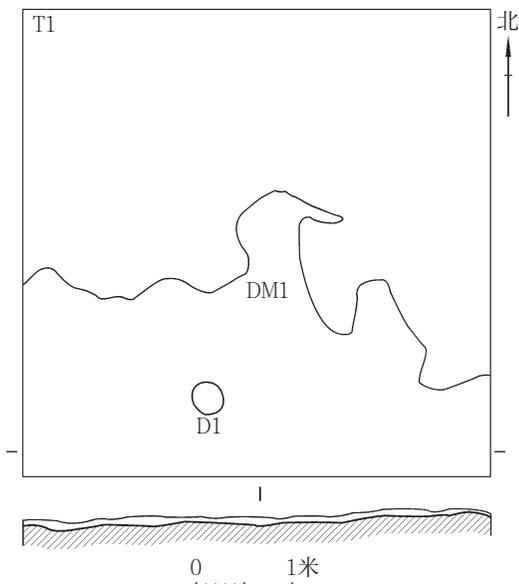
DM1 分布于T1南部。叠压于第9层下，并叠压第10层。该遗迹为一片薄薄的土层，距地表深约1.9、厚0.02~0.1米。堆积为



图四 H1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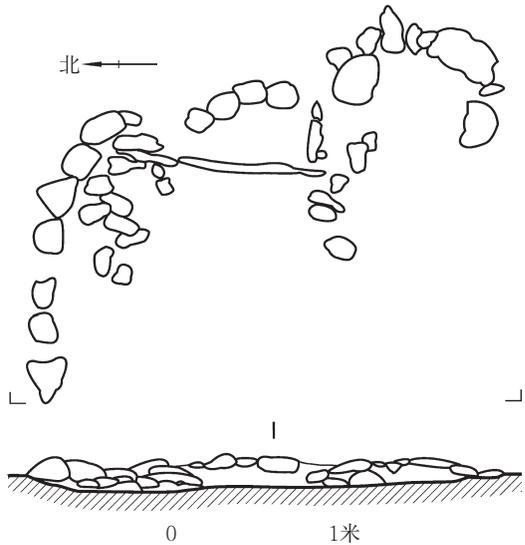
图五 D1平、剖面图



图六 DM1平、剖面图

浅黄色粉沙土，较纯净，质地疏松。堆积内未见出土遗物（图六）。

F1 位于T1南部。叠压于第11层下，并叠压第12层。F1推测为一浅穴的石围圈，现存平面大致呈扇形。石堆可能向探方西部延伸，但这部分已被当地村民取土破坏。遗迹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及石板堆砌而成，南北长2.92、东西宽2.44米。石块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小区域，最南端的石块堆积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轴1.3、南北短轴1米。北部由一南北向长条石隔为西大东小的两个区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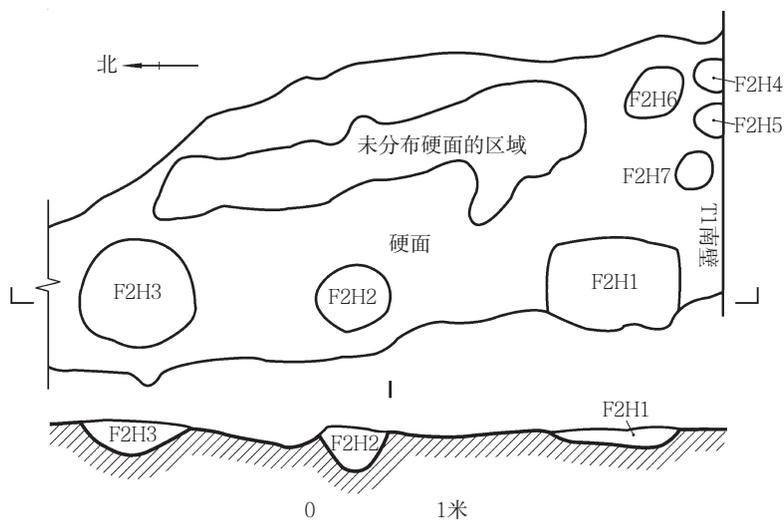
图七 F1平面、剖视图

部平面大致呈正方形，边长约2米；东部大致为长方形，南北长0.85、东西宽0.4米。遗迹内填浅紫色沙土，夹杂大量炭屑和杂乱的石块，土质较疏松，厚约0.24米。杂乱的石块可能是该遗迹的围墙或屋顶的倒塌堆积。填土内出有大量陶片和动物骨骼（图七；图八）。

F2 叠压于第15层下，打破第16层。已发掘的区域位于探方西部，目前发现有7个灰坑（F2H1~7）及一个范围较大的硬面。因F2尚未完全揭露，其整体形制不清，但从已发掘的区域观察，除F2中部一块不规则区域外，其余部分均分布有硬面，可能是一处人类活动面。硬面分布不规则且起伏较大，底部较水平。整个硬面在探方西部约三分之一处消失。硬面为灰白色沙土，土质致密。活动面上有7个灰坑，其中F2H1~3呈南北向直线分布，F2H4~7则集中分布于探方南部中央区域，各灰坑都打破F2活动面及第16层。F2填土为灰黄色细沙土，土质较疏松，厚约0.1~0.2米。填土内出土一定数量的陶片和动物骨骼。为了今后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时保持F2的完整性，此次未对F2H4~7及探方东侧第15层下叠压的F2部分进行发掘



图八 F1 (东→西)



图九 F2平面、剖视图



图一〇 F2 (东→西)

(图九；图一〇)。

## 四、出土遗物

### (一) 陶器

此次发掘所获陶片共1012片，其中以第12层和F1出土的陶片最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陶片多已破碎，不能复原。第2~7层均发现火候较高的泥质橙红陶，应为吐蕃时期以后的堆积，但数量都很少，缺乏统计意义。第8层及以下的单位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个别标本可见泥条成形的痕迹，肩部以上部分有的在器身成形后附加一块泥条。陶色以黄褐色和灰褐色为主，陶系以夹细砂陶为主，夹粗砂者次之，泥质陶很少。少量陶片经过打磨，器表细腻光滑。大部分陶片为素面，纹饰有刻划纹、戳印纹和附加堆纹三类，以刻划纹最为常见。第11层及以下的单位出土的陶器标本中可辨器形有罐、钵两类，还有较多的器耳和2件穿孔圆陶片。

**罐** 24件。均为侈口罐。器物多残破较甚，从没有发现明显的器底来看，多应为圜底器。可分为带耳罐、高领罐、矮领罐、折肩罐、大口罐五类。

**带耳罐** 5件。据器耳的位置及做法，可

分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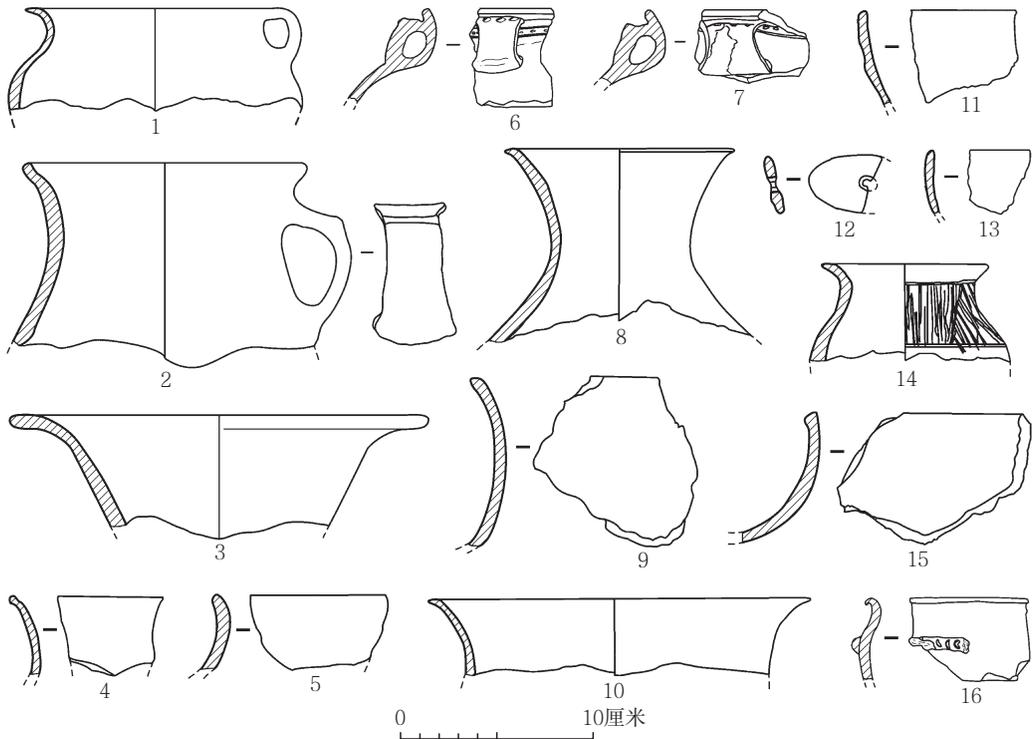
A型：1件（F1：1）。器耳从唇部连至肩部，表面无装饰。夹粗砂黑陶。器耳以外的部分磨光，内壁口沿以下有竖向手抹的修整痕迹。尖唇，卷沿，口沿部不甚平整，溜肩，圆腹。口径11.5、残高5.3厘米（图一一，1；图一二，1）。

B型：4件。器耳从口沿连至肩部，耳中部捏出凸棱，其上多饰齿状戳印纹。F2H3①：1，夹细砂黄褐陶。器耳以外的部分磨光。圆唇，卷沿，溜肩。口沿处饰两道平行线纹，其间夹点状戳印纹，器耳与口沿连接处饰点状戳印纹。残高5厘米（图一一，6；图一二，5）。F1：9，夹细砂红陶。圆唇，卷沿，溜肩。口沿下饰一周点状戳印纹，其下饰一道平行线纹。残高3.9厘米（图一一，7；图一二，10）。F1：8，夹

粗砂灰褐陶，器表可见炭粒聚集。口沿内壁有手抹的修整痕迹。尖圆唇，折沿，溜肩。口径14.7、残高10.6厘米（图一一，2；图一二，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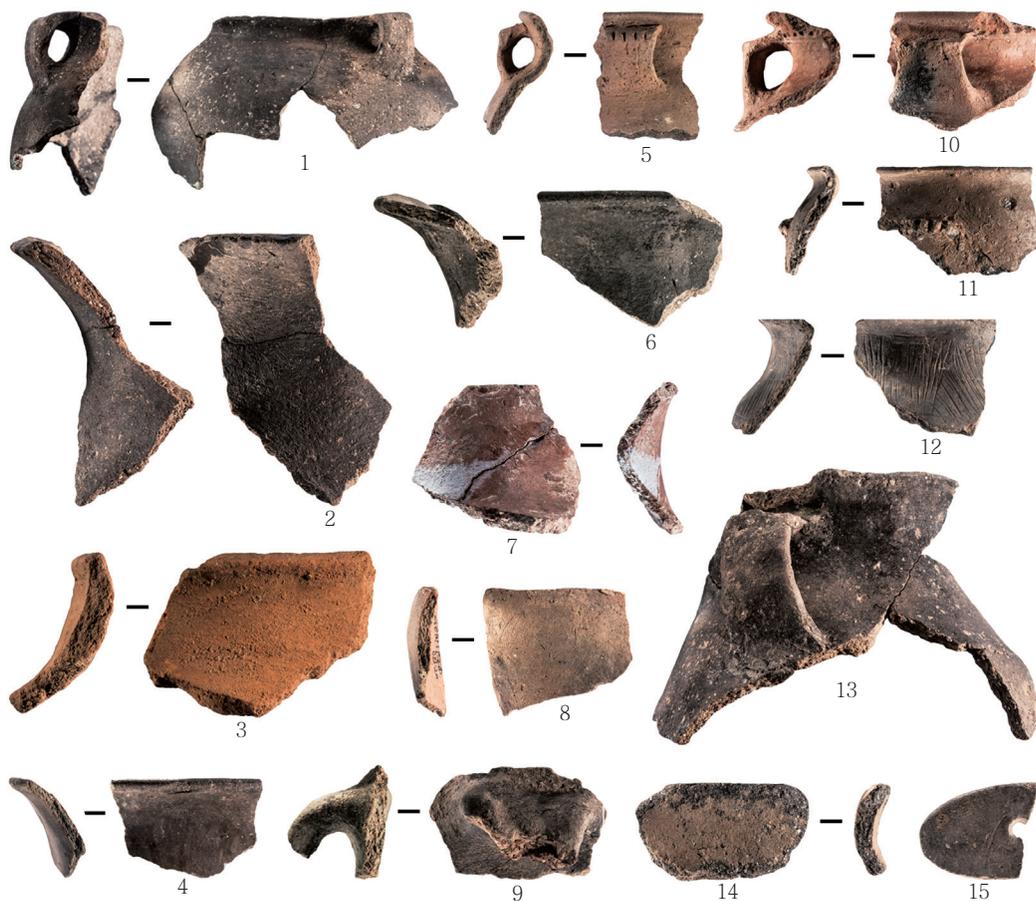
高领罐 6件。折沿，溜肩，多束颈。据束颈程度，可分二型。

A型：4件。束颈较甚。F1：4，夹细砂灰褐陶。口部以下有手抹的修整痕迹。圆唇，斜折沿。唇部饰齿状戳印纹。口径11.7、残高10厘米（图一一，8；图一二，2）。T1⑪：1，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圆唇，斜折沿。残高8.6厘米（图一一，9；图一二，7）。F1：5，夹细砂黑陶。器表可见烟炱，内壁有手抹的修整痕迹。圆唇，折沿。口径19.6、残高4厘米（图一一，10）。T1⑫：21，夹细砂灰褐陶，器表可见炭粒沉积。圆唇。口径21.3、残高6.3厘米（图



图一一 出土陶器

- 1.A型带耳罐（F1：1） 2、6、7.B型带耳罐（F1：8、F2H3①：1、F1：9） 3、8~10.A型高领罐（T1⑫：21、F1：4、T1⑪：1、F1：5） 4.B型高领罐（T1⑫：5） 5.A型矮领罐（T1⑫：8） 11.B型钵（T1⑫：20） 12.穿孔圆陶片（T1⑫：13） 13.A型钵（T1⑫：19） 14.折肩罐（T1⑫：7） 15.大口罐（T1⑫：11） 16.B型矮领罐（F1：3）



图一二 出土陶器

1.A型带耳罐 (F1:1) 2、6、7.A型高领罐 (F1:4、T1⑫:21、T1⑪:1) 3.大口罐 (T1⑫:11) 4.B型高领罐 (T1⑫:5) 5、10、13.B型带耳罐 (F2H3①:1、F1:9、F1:8) 8.B型钵 (T1⑫:20) 9.器耳 (T1⑫:18) 11.B型矮领罐 (F1:3) 12.折肩罐 (T1⑫:7) 14.A型矮领罐 (T1⑫:8) 15.穿孔圆陶片 (T1⑫:13)

一一, 3; 图一二, 6)。

B型: 2件。束颈不显。T1⑫:5, 口沿残片。夹细砂磨光黑陶。圆唇。沿内侧有一周凹弦纹。残高4厘米 (图一一, 4; 图一二, 4)。

矮领罐 9件。溜肩。据沿部特征, 可分二型。

A型: 6件。折沿。T1⑫:8, 口沿残片。夹粗砂灰褐陶。圆唇, 斜折沿。残高3.9厘米 (图一一, 5; 图一二, 14)。

B型: 3件。卷沿。F1:3, 夹细砂黄褐陶。器身略经打磨, 口肩部与腹部有明显的粘接痕。尖唇。器表饰附加堆纹, 其上饰齿状戳印纹。残高4.3厘米 (图一一, 16; 图

一一, 11)。

折肩罐 2件。口肩部转折明显。T1⑫:7, 夹细砂磨光灰褐陶。尖唇, 斜折沿。口沿下饰一周不甚规整的平行线刻划纹, 器身遍饰斜向刻划纹。口径8.6、残高5.1厘米 (图一一, 14; 图一二, 12)。

大口罐 2件。均不能复原口径, 推测是一种大型容器。T1⑫:11, 口沿残片。夹细砂红褐陶。口微侈, 尖唇, 斜折沿, 广肩。残高6.8厘米 (图一一, 15; 图一二, 3)。

钵 9件。均为残片, 无法测算口径。据腹部趋势, 可分二型。

A型: 4件。深腹。T1⑫:19, 夹细砂黄

褐陶。卷沿。残高3.4厘米(图一一, 13)。

B型: 5件。浅腹。T1⑫: 20, 夹粗砂黄褐陶。卷沿, 口部不平整。残高4.9厘米(图一一, 11; 图一二, 8)。

器耳 19件。T1⑫: 18, 夹细砂灰褐陶。半环形耳, 仅余一半(图一二, 9)。

穿孔圆陶片 2件。边缘均有打磨迹象, 应是用残陶片改制而成。探方内还出有一些边缘未经打磨的穿孔陶片, 无法确定用途。T1⑫: 13, 夹细砂红褐陶。内壁有钻孔的痕迹, 钻孔未完成。穿孔直径0.4厘米(图一一, 12; 图一二, 15)。

### (二) 石制品

共24件。器类包括石核、石片、重石、磨盘、磨石、长条形石器、石球、砍砸器等。

重石 1件(F2H3②: 1)。褐色石料。仅余一半, 中部的孔对钻而成。周身及钻孔均打磨光滑。厚5.4厘米, 重288.2克(图一三, 4)。

磨盘 2件。褐色石料。T1⑫: 25, 残损较严重, 仅余磨槽边缘。残长13.1、残宽12.7、厚4.5厘米, 磨槽深3.9厘米, 重266.7克(图一三, 3)。T1⑫: 34, 一边有明显的磨面, 边缘残损。残长13.1、残宽12.7、厚3.6厘米, 重435.1克(图一三,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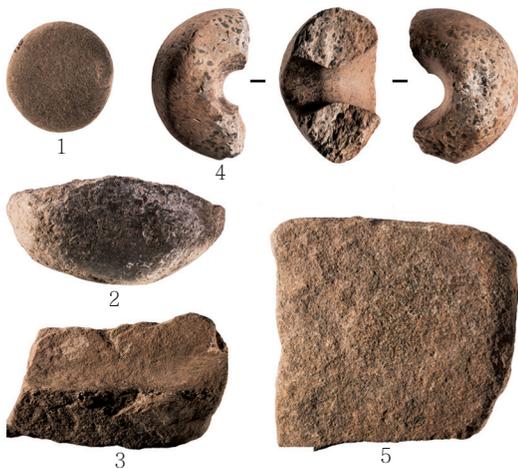
磨石 4件。F1: 13, 灰色石料。已残损。一面局部磨光, 横向擦痕明显。残长13.6、残宽7、厚5.8厘米, 重279.4克(图一三, 2)。F1: 14, 褐色石料。圆饼形, 两面均有局部磨光痕迹。直径5.1~5.4、厚1.5厘米, 重8.1克(图一三, 1)。

## 五、结 语

邦嘎遗址是西藏腹心地区为数不多的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史前人类居住遗址,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此次发掘使我们对该遗址的文化属性、生计模式等问题有了较可靠的认识, 能够对以往关于该遗址的看法进行一些补充甚至纠正。

邦嘎遗址曾被认为是曲贡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sup>[1]</sup>。多位学者曾撰文指出, 邦嘎遗址的年代约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化面貌与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遗址存在相似性, 但陶器种类尚有一些差别<sup>[2]</sup>。从此次发掘的第12层、F1等单位的情况看, 这一时期遗址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与曲贡文化存在较大差别。从陶器上看, 邦嘎遗址以夹砂黄褐陶、灰褐陶为主, 磨光陶很少, 这与以磨光黑陶为主的曲贡文化存在较大差别; 此外, 陶器的装饰方法以各种刻划纹和戳印纹为主, 纹饰的组合形式与曲贡文化完全不同。从器形上看, 曲贡文化常见的高领、圜底陶罐与高领圈足陶罐也不见于邦嘎遗址。因此, 此次发掘的主体堆积(F2、第15~11层)不属于曲贡文化。

邦嘎遗址所出的几件带耳陶罐与曲贡晚期石室墓中的单耳陶罐类似, 陶系也与曲贡晚期石室墓相近, 都以未磨光的夹砂陶为主, 因此其文化属性应与曲贡晚期石室墓遗存接近。曲贡晚期遗存尚存在一些曲贡文化的因素, 如圈足器与镂孔豆柄<sup>[3]</sup>, 这是邦嘎遗址中所不见的。综合以上的几个现象, 邦嘎遗址主体堆积的年代应在曲贡晚期遗存之后, 与曲贡晚期石室墓时代相当。F2、



图一三 出土石制品  
1、2.磨石(F1: 14、13) 3、5.磨盘(T1⑫: 25、34) 4.重石(F2H3②: 1)

第12层、第11层中炭化种子的测年结果显示，这三个单位的年代区间分别为公元前1045~905年、公元前760~410年、公元前400~230年（校正后年代），这与器物群分析的结果基本吻合。但考虑到F2之下还有一些文化层未经发掘，也不能排除今后发现与曲贡文化年代相当的遗存的可能性。

为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我们采取浮选法提取植物遗存，并用孔径6毫米的筛子收集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结果显示该遗址存在大麦、小麦，动物遗存则有绵羊、山羊、牛等。但麦类是本地种植还是由贸易交换而来，羊的管理方式是否存在垂直海拔移动等问题我们尚在进行多学科的分析，详细结果将另文发表。

附记：本次发掘得到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专项经费支持，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藏高原及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14BKG005）、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考古调查与研究”（16JJD780011）的支持。参加发掘的有夏格旺堆、陈祖军、吕红亮、宋吉香、杨锋、张正为、唐莉、陈心舟、徐海伦、丁增达吉、伦珠群培，本文线图由陈心舟、张正为、徐海伦绘制，照片由张正为、李祯荣拍摄。

执笔者 吕红亮 陈心舟 夏格旺堆  
陈祖军 张正为

#### 注 释

- [1] 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见《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 [2] a. 李林辉：《山南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初步认识》，《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1年第4期。  
b. 夏格旺堆：《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及考古发掘》，《中国西藏》2001年第4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14~2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 李学来）

#### ○信息与交流

## 《风林城——1998~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简介

《风林城——1998~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571页，字数约123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114页，定价468元。

本书是关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腹地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城址——友谊风林城的考古报告，刊

布了对风林城址第七城区1998~2000年的发掘资料。风林城址第七城区共发现早、晚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年代范围分属于两汉和魏晋时期。本书对风林城的建筑时序、建筑形制以及城址的性质、功能等进行了分析，对当时的生业形态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并对相关的族属问题提出了看法。

（雨 珩）